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十目錄

書牘類

上書三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上宰相書 劉因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上徐閣老書 歸有光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

上湯潛菴先生書 陸隴其

上某學士書 潘耒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朱彝尊

出都門再上龔合肥書 孟遠

上張侍讀書 孟遠

上總憲魏蔚州書 孟遠

復上魏總憲書 孟遠

上大司寇宋長洲書 孟遠

上直撫于北溟書 孟遠

上海甯相公書 陳黃中

上大宗伯楊公書 沈德潛

上望溪先生論儀禮書 程庭祚

上陳笠帆按察書 惲敬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惲敬

上翁學士書 陳用光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上執政論時務書 章學誠

上尹楚珍先生書 章學誠

上阮芸臺宮保論易葬書 端木國瑚

上方尙書書 梅曾亮

覆上汪尙書書 梅曾亮

上某公書 梅曾亮

上梅伯言先生書 龍啓瑞

上曾侍郎書 吳敏樹

己未上曾侍郎 吳敏樹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五十

侯官吳曾祺纂錄

書牘類

上書三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

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礪
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
櫨椳楔。楹杅蓑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
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
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
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
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
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
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
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
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
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

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上宰相書 劉 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

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凶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

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帳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於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溫洛闡祕。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閒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古。後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卽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爲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詭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

以傳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扁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閫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明。士習誑僻。以至於斯。可喟歎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

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搢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上徐閣老書

歸有光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

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

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閣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

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日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

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膺力旣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誦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